

王成聖聖璦崖歷險

● 章本仁

航機中彈險如斯

海口欣能得護持

五十餘年家萬里

懷人撫己漫成詩

我與程王（註）無風因

卻蒙照拂最殷勤

今生報德知何日

祝禱上蒼祐善人

王成聖 二〇〇三年寫於紐約長島冷泉港

註：程王：即程開椿與王化興兩將軍

成聖先生 從容赴前方

過難呈祥

軍國血淚豪情壯志

寫成聖先生五十四年前的璦崖歷險，須將時代背景略作交代，否則，時隔半個世紀，現代人讀了將會疑是天方夜譚；成聖先生諒亦猛憶有其「事」而不詳也！

卻說公元一九五〇年即民國三十九年

元月中旬，筆者隨侍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補給司令程開椿將軍，自臺灣攜帶手搖式收發報機乙台暨部分工作人員，到海南島海口市飛機場官兵營房設立聯絡處；專任國民黨總裁蔣公草山辦公室與西康省西昌市胡宗南將軍間之電信中轉聯絡事宜，職責繁重。並辦理蔣公指令臺灣聯勤總部撥運到埠之武器彈藥等，負責協請空軍駐海南島指揮部指揮官陳有維將軍、副指揮官徐卓元將軍，調派飛機運送西昌。筆者抗戰

時期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時年二十八歲，任職陸軍中校參謀，奉令與航空站連繫作業，以及協商工兵部隊相助裝卸搬運任務。

請別小看以上短短三百餘字，個中蘊含之軍國血淚大事，寫上三百萬字怕也未必盡意。

當年，我空軍最大裝載量的運輸機，得屬雙螺旋槳C-47，自海口飛西昌，本身油箱裝足去程所需汽油八百加侖之外，還須裝載五十三加侖桶裝汽油二十六桶，十三桶回程自用，十三桶留給西昌航空站備用；剩下給筆者的容載量僅祇二千磅。

筆者與航空站協商，因待運軍品都屬貴重輕武器，如手鎗、衝鋒鎗、步鎗、輕機鎗、子彈、手榴彈、銀元等，商定由筆者負責早早限量配置成堆，避免雞蛋放在

乙隻籃裡；派定飛機前一天，航空站以密碼電話通知筆者停機棚與機號，筆者則率工兵排弟兄連夜裝載完畢，出勤一次每人酬謝銀元乙枚，航空站也樂於配合，機場駐有警衛部隊，安全方面沒有顧慮。

海南島亦稱瓊州島，面積略小於臺灣，海口市居島之北端港口，隔瓊州海峽與雷州半島相對，相距十八哩；海口機場起飛的飛機，幾乎拉起機頭便直衝雷州半島而進入大陸，沒有迴旋餘地；從海拔三公尺，上爬三千公尺，歷八小時抵達西昌，中途不得發生些微差錯，稍有不慎便飛進邛崃山區，油盡機墜；跳傘也無生機。筆者服勤二個半月之內，大約出動飛機五十架次，中有六架下落不明，每架飛行官、機械官、通信官、領航官及相關士官等大約六至八人，為國盡忠，壯烈成仁，功勳永垂史冊。

筆者雖然不知他們的英名，每次出動必送他們登機，和看他們起飛，感念他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豪情壯志，終身難抑哀懷！

危急之秋共赴國難

時代背景表過，話入正題。

話說民國三十九年二月上旬某日上午筆者正在核計軍品如何分配裝載之際，見有一位青年個頭不高，衣衫挺括，精神抖擻，手拎中型皮箱，進得門來遞我名片乙張，上面簡單印著「國民大會代表王成聖」，口稱：

「請教你大哥，西昌胡宗南將軍海口聯絡處是不是這裡？我想見負責人有點要事和他商量，請你大哥指點。」

筆者邊聽邊端詳，見他年齡比我略小，大約廿五、六歲，好像剛從大學畢業前來報到就職的模樣，那有這樣年輕的國大代表？可是小小年紀眉宇清秀，英氣逼人，自然流露出一派威重之色，倒也不可輕視了；於是循例讓座寒暄技巧地詢知來意以憑傳報。原來成聖先生自認是西昌在地人，人脈豐廣，想請本處幫他安排飛機座位，他想去西昌協助胡將軍處理地方上的連繫協調事務；筆者聽了一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時代，我從成都鳳凰山機場協助分配機座勤務，及至海南島海口市機場擔任同類工作，所遇官民人等上千莫不苦哀求恨不得下跪，希望得乙座位赴台；

成聖先生反其道而行，豈止鳳毛麟角？竟是獨一無二；當然立即給他引見程開椿將軍。

他們談話聲音很大，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個照實說，西昌目前情勢萬分危急，胡將軍所部不足五千人，靠我海口後勤補給，已失戰鬥能力；共軍四個野戰軍，林彪第四野戰軍正沿南京、武漢之線掃蕩南下，不日將抵雷州半島；彭德懷、賀龍、劉伯承三個野戰軍約四十萬人馬，正以雷霆萬鈞之勢團團圍困西昌，不達徹底殲滅胡部目的，決不會罷休；你一個人赤手空拳前往，徒然犧牲有何意義？一個說，黨、國、民族存亡危急之秋，正是我們青年力圖報效之時，能與胡將軍共同赴難至感光榮，希望程將軍成全。

話談到這義正詞嚴田地，程將軍為之語塞；出來交代筆者替王代表安排飛機座位，妥為護送登機後立即電報草山辦公室與西昌總部備案；交代完畢逕自驅車趕赴空軍指揮部搭載便機返回臺灣洽公去了。成聖先生若果遲來半個小時，程將軍去了台北，我不能做主，必電草山或西昌請示，這段奇事不會發生了。

很巧，筆者正與成聖先生商議住宿、聯絡、交通諸事務如何解決、安排之際，航空站來了電話說，明日上午八時出動乙

架、飛機編號、停機棚編號、請照例辦理；說的雖是密語，成聖先生在我暗示中已經意會，興奮無比。

第二天上午七時三十分我駕吉甫車親送成聖先生登機、安座，祝他一路福星；然後回到停機棚外坐著吸支香煙，看著飛機起飛，三十分鐘左右沒有特別狀況發生，乃返處密電武昌總部與草山辦公室備案；這是規定的慣例。

造物弄人徒負奈何

這天筆者照例坐在停機棚外休息消磨時間，過了二十幾分鐘正欲打道回衙，抬頭忽見雷州半島上空有架飛機向我東方海面逐漸低飛幾乎觸及海面，忽然卻見慢慢拉高，忽然又見慢慢下墜，似乎無力拉高，向我機場方向蹣跚而來，我意識中感到大事不妙，成聖先生所搭載的飛機出事了，祈求上帝保佑，平安降落。

我對飛行與機場勤務等作業規定純屬外行，正在驚疑萬狀，不知所措，航空站接得飛報已知概況，急忙嗚嗚嘟嘟開出乙輛救護車，乙輛救火車，直奔跑道盡頭，停在兩側，準備應變救援；我也不加思索開了車子跟在他們後面，從他們口中得知該

機被中共高射砲彈擊中，幸虧砲彈穿透機體直上雲霄，是否爆炸不得而知；致左翼發動機失去功能，全憑右翼發動機吃力掙扎，緊急拋棄機上載物和放空本機油箱汽油，勉強滑進跑道平安剎車，沒再發生意外，駕駛飛行員技術高超，應變得當，實屬萬幸等。

成聖先生想必是因幫同拋棄載物吃了苦頭，因致下機之時滿頭大汗，衣衫不整，狀頗委頓，見我猶在機旁候他似乎感到意外，丟了皮箱抓住我的雙手猛搖，一語不發，恍如隔世；隨即登車暫回聯絡處另作打算。

踏進聯絡處即時接奉總裁蔣公草山辦公室電令，著查訪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等尚有滯瓊者，即洽空軍妥為護送來台不得怠誤，等因；成聖先生見了苦笑一聲，造物弄人！我則卸下一副重擔對長官有所交代。

福星高照天意安排

第二天，筆者為了好奇也為了盡責，曾到停機棚登機仔細察看飛機受傷情況，祇見左機翼與機身接合部位的正中央，高射砲彈穿透機身、機翼中央部位直上雲霄

，留下高低約三公尺、直徑十二公分，乙個大窟窿；偏前一公尺是成聖先生座位、偏後一公尺是連續十三桶汽油、偏左一公尺是機翼油箱、偏右一公尺是手榴彈。說來難以令人置信，那有這麼湊巧的事？

有位信佛的機械長說，機上必有福星，獲得諸神四面迴護；姑妄言之，姑妄信之。

成聖先生右手邊轟然一聲之後跟著大家拚命拋棄載物，其他情節相信至今腦中一片空白，更不知有此一段驚險情節；謂予不信，空軍第八大隊檔案紀錄可尋。

以上人、事、時、地、物全憑記憶信筆書來，粗魯不文是真，保全歷險情節是實，博得讀者諸君一粲耳。

後記：成聖先生來台後，被聘為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政治教官、國防部人事人員訓練班教官、國防研究院講座，筆者則入圓山軍官訓練團第九期受訓，與陳守山、王化興（洽南）、鄧定遠、吳垂昆、孔令晟、宋心濂、蔣仲苓、司徒福、譚炳森……等皆為前後期結業同學。陳、孔、鄧、吳、蔣諸位對保衛金、馬、台、澎建設，均有特殊貢獻。